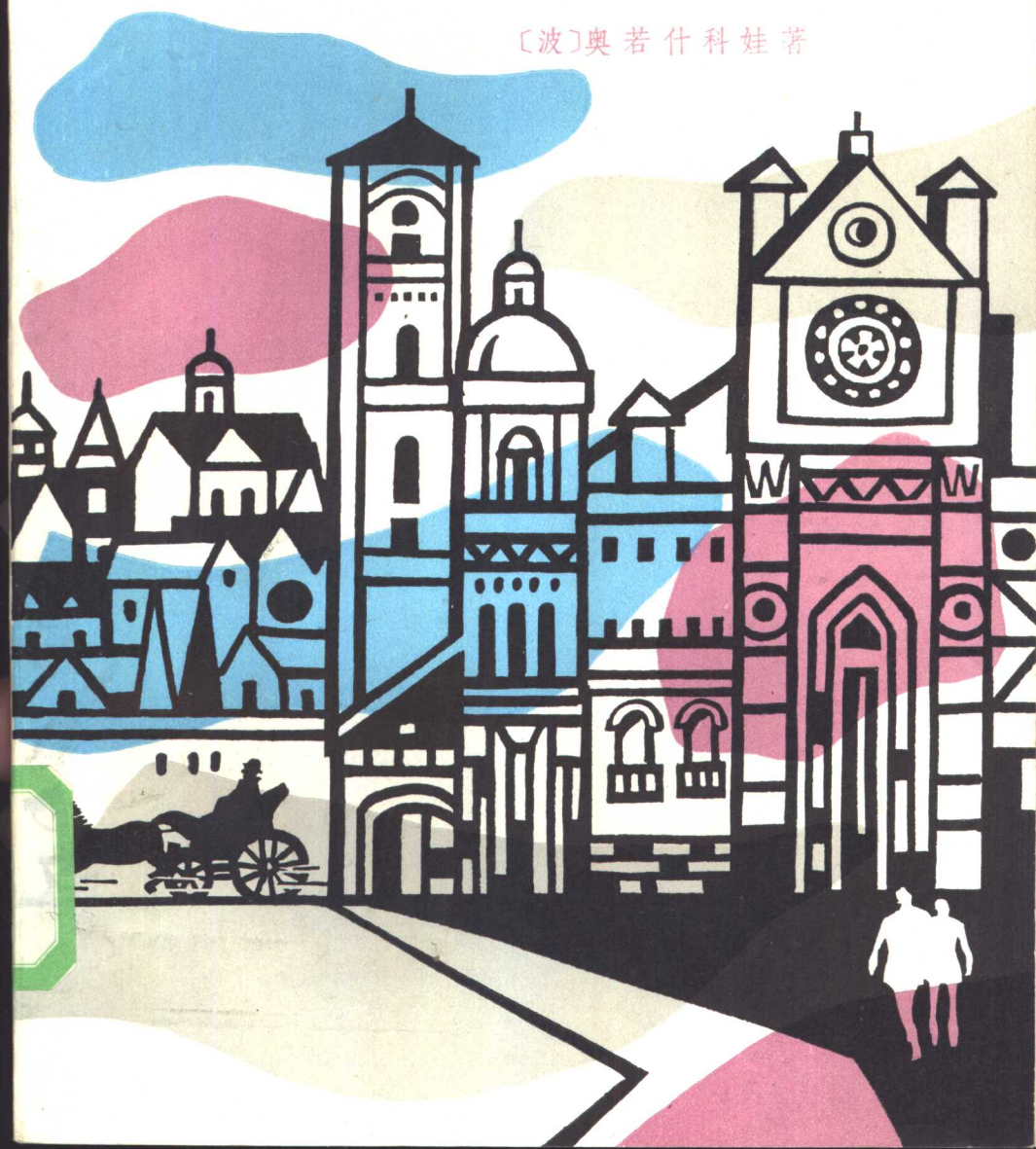


玛尔塔

〔波〕奥若什科娃著



Eliza Orzeszkowa

玛 尔 塔

〔波〕奥若什科娃著

杨 骅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Элиза Ожешко

МАРТА

根据Сочинения в пяти томах,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, Москва, 1953年版译出

玛 尔 塔

〔波〕奥若什科娃 著

杨 骅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山东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 1/32 印张6.875 插页3 字数154,000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500册

书号: 10188·623 定价: 1.25 元



奥若什科娃

“妇女的一生是永远燃烧的爱情之火，”一些人说。

“妇女的一生是放弃个人利益，”另一些人反反复复说。

“妇女的一生是做母亲，”又一些人大声说。

“妇女的一生是玩乐，”一些人开着玩笑。

“妇女的美德在于她盲目的信任，”大家齐声表示同意。

妇女盲目地信任。她们渴望爱情，牺牲自我，抚育儿女，怡然自得……总之，她们做着社会要求她们做的一切事情，但是，人们还是对她们侧目而视，有时不是对她们责备，就是提出警告：

“你们的生活有问题！”

于是，那些最善于思索、最有理智或者最不幸的妇女，仔细观察着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事物，反复地说：

“是啊，我们的生活有问题！”

既然有问题，那就是说必须寻找办法。一些人认为这一个是办法，另一些人又认为那一个是办法，不过，所有这些药方都医治不好毛病。

不久前，在我们的地区（扎哈里阿谢维奇），有一位倍受尊敬的作家，在他的长篇小说《阿莉比娜》中试图证明，似乎妇女在肉

体上和精神上都有缺点，这只是因为她们不善于强烈地爱（当然，是爱男人！）。

唉，天哪！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不公正！

但愿粉红色的厄洛斯神^①飞来帮助我们，证明我们整个一生都在不停地对它焚香膜拜！

我们一过童年，便听别人说，我们的命运就是爱上这些“自然界之王”中的一个；在青年时代，无论是在天空中月色皎洁或繁星闪耀的夜晚，还是在雪白的百合花迎着朝阳绽开芳馥郁的花萼的清晨，我们总是憧憬着这位无冕之王。我们憧憬着、渴望着这一时刻的来临，那时候我们可以象百合花迎着朝阳那样，向着在我们想象中出现的那个人急速奔去，犹如奔向在晨雾中或溶溶月光下的阿多尼斯^②……然后……然后怎么样呢？阿多尼斯从云端降下，化成肉身，我们跟他交换戒指，嫁给他……这也是爱情的证据。虽然上面提到的那位作家在那部出色的长篇小说中断言，这样做总是一贯用尽心机的，我们却不能完全同意他的意见。结婚而用尽心机，这只有在一定的人们中间，在一定的情况下才是常见的现象。按照通常的看法，结婚是爱情的结果。是什么样的爱情呢？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，要讲清楚必须说上一大堆话。只要姑娘穿起结婚礼服，腼腆地把雪白的面纱蒙住脸，款款步向祭坛，而美丽的厄洛斯在前面飞着，把自己那支火炬高举在她的头上，发出粉红色的火焰，那就够了。

然后……然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又陷入了爱河中……如果爱的不是那个她少女时代朝思暮想的、给她戴上订婚戒指的自然

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。

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，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情人。

界之王，那便是另一个；而当我们没有人可以相爱时，我们便渴望着爱情……身体渐渐消瘦憔悴，虚弱多病；这种对爱情无法满足的渴望，往往会使我们变为凶恶的悍妇……

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一些人在爱神翅膀的庇护下，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，她们显得纯洁、优雅和幸福；另一些人——她们占了极大一部分——用血迹斑斑的双脚在大地上跋涉着，为一块面包，为自己的心境安宁，为自己的荣誉而奋斗；她们的命运注定是痛苦的眼泪，沉重的苦难，她们罪孽深重，会落入耻辱的深渊，她们会活活饿死……

由此可见，“你们爱啊！”这个药方在所有场合并不是都有效的。

看来，在这服药里还应当加进一些什么，才能更快生效。

那么，这服药里究竟缺少什么呢？

也许，一个女人生活上的一页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
* * *

在华沙，边街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。几年前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有的乘车，有的步行。人们一心挂虑着自己的事，急匆匆地赶路，谁也不左顾右盼，一点也不注意在这条街上一个院子深处发生的事情。

这是一个宽敞、清洁的院子，四周围绕着高高的石砌房屋。位于院子深处的那所房屋比其他几所要小，但是，它那宽大的窗户、开阔的楼梯和美观的台阶，使人不由地想起，那里的房间一定装饰得华丽而舒适。

台阶上站着一个身穿丧服、脸色苍白的少妇。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拉住少妇的手臂，她身上也穿着丧服，小脸蛋微微泛白。

那少妇软弱无力的垂下来的手臂，似乎表明她身心疲惫，陷于极度悲痛之中。

沿着洁净、开阔的楼梯，不时有穿粗布衣服和灰尘厚积的鞋子的搬运工从楼上下来。他们搬着可以在住所里找到的一切家具和物件，这些东西如果说不上豪华讲究，那至少也是美观舒适的。这里有红木床，蒙上大红花缎的沙发和圈椅，贵重的橱和抽屉柜，大理石台座，大镜子，栽在直筒木桶里的花木——两棵高高的夹竹桃和曼陀罗，在曼陀罗的一些枝条上还悬垂着几朵没有完全枯萎的白花。

搬运工经过站在台阶上的少妇身旁，把东西搬到院子里，放在地上或装在离大门不远的两辆大车上；有一些东西他们却往街上搬去。少妇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目送着每一件东西。可以看出，所有这些她放弃的家具和物件，她珍惜的不仅仅是价值昂贵而已：她跟它们分手，正象跟一种与不可复返的过去紧密相联的东西告别，跟一些能说明失去的幸福的不该开口的见证人告别一样。那个眸子乌黑的女孩拽着母亲的衣服。

“妈妈！”她低声说。“你瞧，这是爸爸的桌子！”

搬运工从楼梯上搬下一张大写字台，装到大车上。写字台上面铺着绿呢，周围有雕刻雅致的小格栅。服丧的少妇聚精会神地对它看了一眼。

“妈妈，”女孩轻轻地继续说，“你看见绿呢上有一大摊墨水渍吗？我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……爸爸坐在桌旁，把我抱在膝盖上。可你，妈妈，走过来想把我夺去。爸爸笑着不让你夺。我淘气起来，一下子打翻了墨水瓶……爸爸没有生气……爸爸心肠可好呐。他从来不对我和你生气。”

孩子喃喃地说着，把小脸蛋藏在母亲穿的丧服的皱襞里，整

个娇小的身子紧偎着她的膝盖。看来，回忆已经控制了幼小的心灵，把它紧压得不知不觉疼痛起来。从少妇干涩的眼睛里流下两行辛酸的泪水。女儿的话使她忆起的那幕过去的情景，原来已湮没在其他无数类似的日常的情景中，此刻从脑际涌现出来，对这个不幸的少妇来说，真是悲喜交集，犹如想起了失去的天堂。说不定她在思忖，为了那一刻无忧无虑的欢乐，她得到了报应：今天几乎失去了留给她和孩子的最后一块面包，明天则要为这付出饥饿的代价。要知道，绿呢上的那摊在孩子欢笑和双亲接吻中倒翻的墨水渍，肯定会使这张写字台的售价减少几十兹罗提^①。

紧接着写字台，院子里出现了一架典雅的钢琴。服丧的少妇瞧了它一眼，但神色要冷淡多了。她看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爱好者，这乐器绝不会引起她的爱惜和回忆。相反，从屋里搬出来装上大车的那只红木小床，连同那条用毛线编结的五彩缤纷的小被子，吸引了母亲的视线，而且使孩子热泪盈眶。

“妈妈，这是我的小床！”女孩喊道。“他们搬走我的小床！还有那条小被子，这是你亲手给我编结的！我不让他们搬走这两样东西！妈妈，把我的小床和小被子从他们手里夺回来！”

少妇没有回答，只是把呜呜咽咽哭着的孩子的脑袋搂在怀里。她那双乌黑、秀气，但有点儿凹陷的眼睛又显得干涩了，煞白的、轮廓柔和的嘴紧闭着。

那只儿童睡的精致的小床是最后从住所里搬出来的。接着大门敞开了，装得满坑满谷的大车驶到了街上，那些搬运工扛着剩下的东西也跟在大车后面走了出来，而一些从左邻右舍窗

① 波兰货币名。当时在波兰一兹罗提相当于十五戈比。

户里观看热闹的好奇人离开了自己的岗位。

从楼梯上走下一个穿外衣、戴帽子的姑娘，站在服丧的少妇面前。

“太太，”她说，“我都做好了……该付帐的我都已付清了……这是剩下来的……”

她说着把几张钞票递给了服丧的少妇。

少妇慢慢地向她扭过脸去。

“谢谢，佐霞，”少妇轻轻地说，“你一向是个心地好的姑娘。”

“是您一向对我心肠好啊！”姑娘大声说。“我在您家做了四年佣人，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象在您家生活得那样好的地方。”

她用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，在手上可以看到缝针和熨斗留下的痕迹。少妇握住她那只变得粗糙的手，紧攥在自己白皙的小手里。

“再见，佐霞！祝你健康！”

“我要送您到新屋去呢！”姑娘说。“我马上去唤马车来。”

过了一刻钟，两个女人带着女孩在啤酒街的一所房屋前下了车。

这是一所又高又窄的四层楼房，外表看起来很破旧，而且相当阴森。小亚尼雅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墙壁和窗户。

“妈妈，我们住在这儿吗？”

“住在这儿，乖孩子，”母亲轻轻地回答，转身对站在大门口
的管院人说：

“请您把我两天前租的那个住所的钥匙给我吧。”

“啊！想必是顶楼吧！”管院人说，接着添加了一句，“上去吧，我马上来开门。”

她们经过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，两边砌着无门无窗的砖墙，另外两边是一些衰败的柴棚，然后登上狭窄、阴暗而肮脏的楼梯。佐霞拉着女孩的手，走在前面，母亲跟在她们后面慢慢地走着。

管院人给她们开锁的那个房间相当宽敞，但低矮而又阴暗。朝屋顶开的一扇小窗光线很差，倾斜的天花板似乎紧压在墙壁上，墙壁发出潮湿的石灰气味，多半是不久前才刷白的。

屋角那里，在用砖粗糙地砌成的炉台旁边，有一块不大的铁板，对面挨墙摆着小橱、床头柜、蒙上破印花布的躺椅、漆成黑色的桌子和几只椅子，那上面的草坐垫有的地方已经压坏、磨破。

服丧的少妇在门槛边站了片刻，对住所慢慢地扫视了一下，然后向前跨了一步，坐到躺椅上。

女孩走到母亲身边，她脸色苍白，一动也不动，注视着房间，目光中流露出害怕和惊异。

这时候，佐霞把那个搬了两只不大的皮箱上楼的车夫打发了出去，开始整理东西。

东西并不多，她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。她连外衣和帽子也不脱，在一只箱子里叠上几件童衣和不多几件内衣，把另一只空箱子放到了屋角里。随后她在床上铺了毛毯，放好两个枕头，挂上雪白的窗帘，把几只盘子和锅子、盛水陶罐、陶盆、铜烛台和小茶炊放进了小橱。她干完了这些活儿，便从炉台后面取出一捆木柴，在铁板下面生起欢快的火苗。

“干好啦，”她终于一边说，一边站起身，把火光熏得绯红的脸转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的少妇，“我生了火，这儿马上就会暖和、明亮多啦。太太，木柴放在炉台后面，够您烧一两个星期。

衣服和内衣摆在箱子里，厨房用具和餐具都放在小橱里了。插着蜡烛的烛台我也放进小橱了。”

好心肠的姑娘竭力用欢快的声调说着，但微笑却从她的嘴唇上消失了，眼里流出了泪水。

“现在，我善良的太太，我得走啦！”她攥紧双手，更轻地说。

服丧的少妇把头抬了起来。

“是啊，佐霞，你该回去了，”她朝窗外望了望，说，“天开始黑了……你晚上在城里走会害怕的。”

“不，问题不在这里，亲爱的太太！”姑娘大声说。“为了您，我可以在漆黑的深夜走向天边……不过……我的新东家明天一早要离开华沙，他们吩咐我天黑前去。我得赶紧一点，因为他们今天还要我干活呢。”

佐霞说最后几句话时鞠了一躬，握住太太那只白皙的手，想把它移近嘴唇边。可是，少妇很快站了起来，拥抱住她，两个人放声大哭。女孩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拽住女佣人的外衣不放。

“佐霞，你别走！”亚尼雅喊道。“别走！这儿是多么可怕和寂寞啊！”

佐霞在原先女东家的肩膀和手上吻了吻，把哭着的女孩搂在怀里。

“我一定得走啊！”她嚎啕痛哭着重复说。“我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妹妹，我必须干活来养活她们。”

服丧的少妇抬起苍白的脸，挺直细细的身腰。

“佐霞，我也要干活，”她说，声音比在这以前说的话更充满了自信。“我也有孩子，要抚养她啊……”

“上帝赐福给您，我善良的敬爱的太太！”年轻的女佣人大声说，又一次吻了吻少妇的双手和孩子那带泪痕的小脸蛋，没有回顾一眼，就跑出了房间。

佐霞走了以后，周围寂静无声，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哔剥声，还有从街上传到顶楼来的一片隐隐约约的低沉的喧闹，打破了沉寂。服丧的少妇还是坐在躺椅上，她的女儿哭了一会，疲倦了，就偎依在母亲身上沉沉睡去。母亲用一只手托着头，另一只手搂住靠在膝盖上睡去的孩子，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闪烁的火光。随着那个忠诚可靠的女佣人的离去，她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证明她过去生活的人，失去了最后的依靠，因为她以前从中获得支持和保护的一切，都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如今她孤孤单单，听任命运的播弄，只能指望自己的力量。跟她相依为命的这个娇小孱弱的女孩，是她唯一能找到安慰、期待爱抚的人，而她必须干活来养活她。当年关心和热爱她的丈夫为她安排布置的那所房子已不再为她所有，现在新住户已经迁了进去，而至今温柔地关怀和照拂她的那个和善可爱的人，长眠在坟墓里已经有好几天了……

一切都过去了……爱情、安宁、顺遂、灿烂的幸福日子都过去了，对这个不幸的少妇来说，如梦一般消失的过去生活留下的唯一痕迹，就是痛苦的回忆，还有这个苍白的身体柔弱的孩子；这当儿她睡醒了，一双小手勾住母亲的脖颈，嘴唇紧贴在她的面颊上，喁喁地说：

“妈妈，给我吃点东西！”

这个请求暂时还没有在母亲心中引起惊慌或悲伤。寡妇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了钱包，里面还有几张钞票——这便是她和女儿的全部财产。

她把围巾往肩上一披，叮嘱女孩安静地待在家里等她，便走出了房间。

在楼梯上，她碰到管院人扛着一捆木柴送到二楼一户人家去。

“喂，亲爱的，”寡妇有礼貌地、怯生生地请求道，“您能到隔壁小铺子去给我孩子买牛奶和面包吗？”

管院人听了她的话，没有站定，扭过脸去，带着掩饰不住的恼火回答：

“怎么，我能有时间去买牛奶和面包！……我在这儿不是给住户买东西的。”

他说完这几句话，就在楼梯转弯处消失不见了。寡妇继续向前走去。

“他不愿为我效劳，”她想道。“看来，他已看出我的境况不好。那户能给他许多钱的人家，他就给他们送去重重的一捆木柴。”

她走进院子，向四周环视了一下。

“您这样看来看去干什么？”从她旁边传来一个嘶哑的不愉快的女人声音。

寡妇看见有一个女人站在靠近大门的一扇矮门边。她在暮色苍茫中无法看清她的脸，但从短短的裙子、亚麻布做的大包发帽和随随便便披在肩上的暖和的围巾上，从她的嗓音和声调上，很容易认出这是个市民。寡妇揣摩她是管院人的妻子。

“亲爱的，请告诉我，”她走过去对她说，“这里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去买牛奶和面包？”

那女人沉思了一会儿。

“您住在几楼？”她问道。“我有点不认识您。”

“我今天刚搬到这里……住在顶楼。”

“噢，住在顶楼！您为什么要别人给您买东西？难道您自己不能到铺子里走一趟吗？”

“干这个活儿我会给钱的啊，”寡妇喃喃地说，但是，管院人的妻子没有听清楚，或者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，她把围巾围得更严实些，就消失在矮门后面了。

寡妇有气无力地垂下双手，连连唉声叹气，站了一会儿。看来，她不知道怎么办，也不知道去找谁；可是，过了片刻，她昂起头，向大门走去，打开了那扇通向街道的便门。

时间还不晚，但天色已经黑了。寥寥几盏路灯发出微弱的光，照着狭窄的街道，街上还有许多人来来往往。有不少地方，人行道差不多已笼罩在黑暗中。一阵寒冷的秋风吹进打开的便门，刮到寡妇的脸上，把她那条黑色围巾的两端掀了起来。出租马车的鳞鳞声和混成一片的嘈杂声震得她耳朵发聋，黑暗却使她陷入恐怖中。她不由地向大门退了几步，一瞬间站住了，耷拉着脑袋，然后一下子挺直身腰，向前走去。也许，她想起了女儿在挨饿，正等着吃的东西，或者她觉得她必须显示出意志和勇气，尤其是现在，她得每时每刻显示出来。她把围巾披到头上，走出便门，但不知道到哪儿去找铺子，就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，一边走，一边注意地瞧着橱窗，经过了几家香烟杂货铺、咖啡馆和一家布店，又折了回来。她没有勇气走得更远，或者向人问路。然后她朝另一头走去，过了十刻钟，她已经拿着用白手帕包着的面包回来。牛奶她没有买，因为在卖面包的那家铺子里没有看见有牛奶出售。她不愿也不能走得更远去寻找，由于心里挂念着孩子，就急急地、几乎奔跑一样地往家走。她走到离大门不远的地方，听到背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纠缠着说个不停：“别

急嘛，停一会儿吧，啊哟，小乖乖，干吗你走得这样快啊？”她想使自己相信，这跟她一点儿也不相干，便加快了脚步，等到她刚伸手去开便门，这刺刺不休的絮聒突然停止，她听到了这样的话：

“您那么急匆匆的到哪儿去啊？到哪儿去啊？今晚的景色多么美！跟我一起散散步吧！”

年轻的寡妇害怕和委屈得颤抖起来，喘吁吁地跑进院子，砰的一声随手关上了便门。过了几分钟，亚尼雅看到母亲走进房间，便向她扑去，紧紧地偎依着她。

“你去了多么久啊，妈妈！”她大声说，但骤然打住话头，关切地注视着母亲的脸色。“妈妈，你又哭啦！你现在又象那样……那样，又象人家把爸爸放在棺材里从我们家抬出去时那样了……”

少妇确实全身抖个不停，眼泪象雨点似的扑簌簌从发红的脸颊上流下来。她离家一刻钟经历的一切：克制自己的胆怯，迎着寒风在拥挤的人群中沿着滑溜溜的街道快步走路，而主要的是受了侮辱，虽然这是一个不相识的人使她遭受的，但却是平生第一次，——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内心深处受到震动。然而，她显然已打定主意今后要努力控制自己，所以她很快就安静下来，擦干眼泪，亲了亲女孩，接着一边吹旺铁板下面的火苗，一边说：

“亚尼雅，我给你买来了面包，马上摆好茶炊，咱们就可喝茶啦。”

她从小橱里取出陶罐，叮嘱女儿留心看好火，又下楼到院子里并旁去打水。她很快回来了，神色疲乏，费力地喘着气，盛满水的陶罐压得她弯下腰，但她一分钟也不休息，就张罗起茶炊来。干这项家务她大概是平生第一次，因此活儿干得很不顺手。尽管如此，过了一小时，她们已经喝过茶，亚尼雅脱了衣服睡在

床上。她匀称地呼吸着，这表明她睡得很安宁。泪痕已从她苍白的小脸蛋上消失了。

年轻的母亲却没有睡。她还是穿着丧服，把乌黑的发辫松散了，用手托着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熄灭下去的炉火边，想着心事。起初，难于忍受的内心痛苦在她白皙的前额刻上了深刻的皱纹，眼睛噙满了泪水，沉痛的叹息使胸脯不停起伏。但是，不久她把头一甩，仿佛想把潮水般涌来的回忆和悲痛赶走，站了起来，挺了挺身腰，轻轻地说：

“新的生活！”

是的，这个两手白皙、身腰细细、容貌秀丽的少妇今天开始新的生活了。这一天注定是她无法预知的未来生活的开始。

那么，她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

* * *

玛尔塔·斯维茨卡娅生活在世界上的岁月还不多，在她过去的生活中也很少发生重大的事故。

玛尔塔出生在一个小贵族的庄园里，这个庄园不太豪华富裕，但风景秀丽，居住舒适。

她父亲的领地离华沙只有几英里，有二十弗卢卡^①肥沃的土地。这里有缀满花朵的广袤的草地，美丽如画的小桦树林，冬天从那里可以取得燃料，夏天是愉快地散步的地方。一个大果园环绕着一所精致美观的小屋，小屋正面有六扇窗户，都朝着圆形的院子，那里绿草如茵，刈得很平整。绿色的百叶窗，有四个支柱的台阶，盘绕在支柱上的四季豆的点点红花和菟丝子的淡

① 一弗卢卡等于一六·八公顷。